五峯遺稿

五峯遺稿卷之十六

序

慶都憲盛公壽七十序

成化丙午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上章曰臣明年年滿七十加以犬馬疾不能事事惟皇上哀憐賜以骸骨不勝幸甚幸甚三上上憫之若曰茲惟夙夜秉德以事朕者不欲重煩以政其特賜馳傳以歸榮於鄉命既下凡朝之縉紳莫不咨嗟涕洟謂公德業聞望在朝蓋不多見且清明健強志氣不衰奈何去以是為公惜抑以為朝廷惜

時公撫巡東夏東方諸侯與列郡吏民亦連上章留公公皆不顧即日解組尙還春正月抵家華顏綉衣光動閭里蓋公以少壯登朝白首賜環而歸恩榮壽考全德始終錫山前此未有道路觀者莫不嘖嘖嘆賞乃四月二十日適公初度之辰公之弟雪溪先期於春仲之吉具酒殽爲公壽凡錫之大夫士莫不往賀而燮於公爲甥也得預賓筵之末禮有頌有祝僭跪行曰執爵起而言曰惟自昔有非常之功德者必享非常之報天人之理至不誣也故商周大臣以勳名居耆老之位洛社諸賢以德望享耆齡之壽良有

以也燮嘗考公德業炳炳琅琅著於王家洽於生民已非一日故能享榮名登上壽又全其晚節天之報公固已厚矣況公之歸也家庭之內子孫多賢而雲溪君克念天顯聞自公之歸日思闢地栽花與夫烹鮮擊肥以為公晚年之娛者無所不至又不知古之倦而歸者曾有此否耶夫享榮壽於全盛之時樂天倫於歸休之日然則公其為天壤間全福之人也哉易曰利往攸吉順無不利公其有焉敢以是為賓筵頌雖然燮抑聞之人臣之義不果於忘國故古之元老大臣固有致仕歸洛後再入中書知政事者其典

策具存可考見也古今

聖天子在上圖治如渴夙夜圖惟舊人以任厥政其安車之徵鳩杖之賜旦夕且下公尚強食自愛勉為蒼生再起燮敢以是為賓筵祝前之頌為公也後之祝為朝廷也頌祝既備僉曰善遂書以為壽序

送王黃州太守序

八年秋　朝以南京秋官郎中王君景明為湖廣黃州守

命既下或謂君操履純篤器大聲宏宜參大藩贊重寄顧拜一郡枉其才而用之殆非所宜余曰不然郡

守尊官也雖統於藩而其爲用也實重且專於民情尤親任得其人則績易以着聲易以流政化易以行非藩岳之佐比也試以所聞見者質之余同官謝君世脩頃由武選副郎出守寶慶寶慶僻在江湖濱化未易行世脩下車薄征徭崇教化別奸蠹不三載奸者戢病者起呻吟者歌謳名隱隱起公卿間時

天子方愛念元元選廷之重臣巡行天下察吏之能否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今都御史蔡昌吳公實巡歷湖南威振岳牧行郡至寶慶獨進世脩而揖之曰子賢守也請毋以所屬之禮見慰勞之辭有加復上其

事於朝旌異之　詔旦暮且下而湖南藩臬諸公歲時道金陵稱世脩不釋口失守之職重且專而世脩又濟以有為之才故能就此赫赫聲向使世脩得參藩臬則不過分一職督一事雖有才亦佷佷焉無所施尚望其上敬下化之速有如是耶令以王君之才且賢不在世脩下而黃尤為大郡是行也鋪大和以惠餘蔆宗至公以服大家吾見其績之就聲之流化之行有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而令之重臣必將嘉君之行與而旌異之而藩臬諸公亦將交口薦譽以張大其聲光如世脩無疑也異時以治平第一人為公

卿固可預卜然則君之任果徑乎哉君行有日縉紳咸聲詩餞之屬余爲序余與君交最厚不敢以他辭進請以世脩之事爲獻

慶松軒楊公壽七十序

去邑西數十里有山曰安陽其高數百仞中一峯亭亭插空狀若卓筆故又號爲文筆峰山之旁世家楊氏居之山無異產其巍嶷磅礴之氣意者獨鍾於人而楊氏尤得其氣之秀而完者故其家百餘年來人才輩出顯揚於時則有若宜明文歷二公相繼以清才雅望登庸省署其一時勲名之盛有三朝

誥命可致隱居山林則有若老閒松軒聽玉諸公同時以詩書道德師表鄉邑風流文采廻出時輩遠甚況群從兄弟皆爲惠連科第衣冠後先相望噫一何盛哉今年秋八月七日松軒公壽躋七袠其宗戚子姓鄉黨賓客將於是日置酒合樂以慶之先期梅庵老人來言曰松軒公一代遺人今當古稀之年而吾儒膺無一言歌詠之豈尊賢尚老意哉於是合善鳴者效詩人頌禱之意爲詩若干篇以贈而俾余題其首余唯人之壽雖原於天而致之亦有其道植其本全其天遭其時斯可矣公山人也請以山木喻之上

古有大椿焉生於兩厓之間土厚而泉冽山奥而氣温斤斧之所不至牛羊之所不牧震以雷電涵以雨風故能暢茂條達榦摩乎青霄根蟠乎后土而八千之壽可致矣人何獨不然公白首偃息湖山之間布德施仁厚自培植有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豆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况遭值聖明全盛之時一塵不驚和氣之所薰陶德澤之所漸被所謂植其本全其天遭其時者俱已兼之其他日壽之遐福之崇當何如哉公酒酣試携青玉杖出門望陽山其蒼顏尚無恙否觀於山則公之壽可知

矣詩云如崗如陵吾於公有望焉公諱瑨字叔輿松軒其別號云

送興化潘太守詩序

七年冬職方郎中潘君舜絃拜 命爲興化守將行泰子會客觴之於江滸酒半客有執爵而言者曰君踐履純篤器大聲宏落落處南畿踰數載未嘗一遭顯用今之選也宜得藩佐重職以騁其文章政事之才顧拜一郡所轄之邑僅二殆非

聖明量才授職意也余應之曰今之仕者將徒欲崇虛名獵高爵以爲榮乎將欲推其平日之所蘊以及

於民也若徒欲崇尚名爵以爲身榮則郡守固未若藩佐所處之爲尊若稍有志於民則郡守之職其於民也親其爲職也專其恩澤易以流治化易以行視藩臬之佐固有間矣何則蓋藩臬地與雖尊其佐貳以下各有分職有大事例不敢專决必咨方伯而後行歲時行郡縣入其疆問其事理乎則弛然而歸不得復干預他政事故雖懷抱利器拘於職不得盡展力勢及出郡刺史之下今君以老成通達之才明白簡易之守其有志於民久矣顧未得其地耳是行也據其地展其才敷施德惠接則奸竊有強必翦其角

距使海邦之民皆得含哺鼓腹以樂於湖山田里之間則君之器將益大爵將益崇而爵位將駸駸乎益進獨潘岳之佐之足譽哉況與化地雖小而文明甲於東南號海濱鄒魯而其化尤易以行余有以知君之此行若鄉雲一出將挾彩晴漢而觀其景光者彌彰也客曰唯於是諸公各即席賦詩為贈謂余與君處最久宜有序故不辭而書諸首簡

宜閒詩集序

長嘯宇宙間髙才日凌替人於前輩文章追慕於沒世之後未嘗不形諸聲嗟氣嘆慕之深故嘆之切蓋

其秉彛好德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耳此吾於鄉先生都憲楊公宜閑詩集之作所以不能無慨也歟公邑文峯世家幼負巨志大才不凡弱冠以文章知名

登己未進士仕

英宗朝爲戶部郎中擢山西參政歷陜西河南左右布政所至詢察民隱鋪張大和著匪躬之節成化間徵拜少司徒和鈞關石賛襄有加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巡畿甸及河南荆襄等處以便宜數上封事所言皆生民休戚大計時論歸之其立心制行清忠大節表然獨步當世可謂雄偉而傑出矣然公賦性

清簡雖踐歷華要澹然不以屑意獨喜爲文章尤嗜作詩每政務有暇輒謝遣吏士焚香苦吟凡懷鄉戀國　王事有勞與夫懽忻戚愉悲鬱無聊不平之氣一寓於詩焉發之濡毫引紙力追古作鏘然而金石奏曄然而天葩敷其短章精悍若猛士赴敵百戰百勝其長篇快意處若徙馬在御奔逸絕群若驚濤出峽而御之以長風也亦奇矣哉昔昌黎韓子謂文章之作多出羈旅草野若夫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若公者豈其所謂性能而好之者歟公早歲與故吏部侍郎東吳葉公與中俱有

盛名夔間嘗竊評當世人才未嘗不以二公爲稷契夔人方以霖雨鹽梅之業望之而景命不融二公相繼云逝於乎斯文之不幸耶抑世道之不幸耶公卒於成化丙申至是其孫昂裒其遺文得詩自古體以下總若干篇將鋟梓以傳不朽謂余有世契也以序見屬夔惟公勳業文章之在天下若繁星麗天人得而見之得而知之奚待夔之謭陋置喙其間哉然追念先輩凋謝義不容默故三復少陵之詩書此以引其端公諱瑺字叔璣宜簡其別號云

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永豐戚公既卒之數月其弟時正齋公遺文得所著序記碑銘奏疏與夫五七言雜詩歌行總若干篇彙次成帙而附以名公寄贈之作題曰永豐集將鋟梓以永其傳間屬燮序其首燮公之甥也且自幼親炙道德辱公教益良多亦公之門生也兼是二者則於序公之文奚辭公天資明睿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景泰二年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侃侃有直臣風天順初上章極詆權奸謫知束鹿縣事爬痒櫛垢治有聲績遷邵武知府歷陞陝西左布政使

憲宗皇帝擢聞公名召爲刑部右侍郎久之轉今職
持節撫巡山東時青齊海岱之間飢民載道公賑恤
有方全活甚衆事已在太史氏蓋公以豪傑之才稟
清明粹和之氣充之以老成篤實之學故施之政事
常不足以展其才間以其餘發爲文章公縱濡毫伸
紙落筆千言然要皆自胸中流出不蹈襲前人一字
一句晚年急流勇退得湖山花月之助文益工詩益
奇駸駸追配古作亦盛矣公立心制行本之以清忠
亮直持之以和厚謙慎故能全節始終自退休山林
朝野日望其再起而公已捐館矣嗚呼慶慨念錫山

自
國朝以來以勲業文章知名當世者獨公與鄭寓實
閑楊公二君子而已千餘年間相繼淪沒不勝晨星
之感幸而殘膏賸馥託諸編簡者昭然未泯後之君
子能因是求公之立心行事感發興起於百世之下
則是編固後學之蓍蔡也歟公諱顯字時望永嘉其
別號云

老桂秋香詩序

上登極之二年適當大比求賢之秋余友秦齋先生
俞君公武以名隸太學將買舟北上就試京闈瀕行

其徒太學生龔君德純介庠友趙君承錫來需文為
贈且曰先生自束髮以丈字為職業刋精剔思浸淫
六籍含灋咀華抽黃對白其於業可謂精矣敦孝行
義勤師古人尊鄉曩如守道安貧其於行可謂修矣
然而名不登於仕版跡屢黜於有司顧後進之士已
懷金紆朱而先生尚兀兀一經豈才高者固為造物
所忌不然何先生之落落不遇如此耶唯執事幸賜
一言以釋吾疑余曰不然本固者木茂器大者晚成
獨不觀夫南山之桂乎其色蒼然其資鬱然視春風
桃李之姿若可愧矣及秋高風露清潔萬卉俱已具

嗣而桂也獨揚芳吐秀天香萬斛實自種予若幹發焉是桂有待於秋而後香迷若先生者豈似之乎況天子仁聖至司公明是行也必將收孟明於三敗之餘起卞和於再刖之後由是而掇巍科毋多士若探囊取物若執左契而責償於人直易易耳所謂鄧林一枝舍先生其誰哉於是二君皆起謝曰如敎事之言吾旦夕將望先生於青雲之上矣請遂書以爲先生贈余曰諾因書以歸之而工於辭者繫之以詩

送國濟姪詩序

國濟以去年春登進士歸榮於鄉已一易星霜矣至

是告于將此上且需言以壯行色余老且拙何以爲國聲與然獨念吾蔡氏自少游先生父子以科第文章顯於宋其後子孫皆遯迹儒農寥寥四百餘年來無能繼其後者迨　國朝天順間余與從兄嵩明先生始同時濫觴鄉闈如六陰之極而一陽漸萌此吾蔡氏科名發軔之一初也繼此而下諸姪又森然襲書香並起至成化丙午偉與國聲又同捷焉弘治壬子鎰又捷焉上下不三十年登名鄉書者五人而余與國聲又先後俱登進士蓋至此而科名宦迹始駸駸日臻於盛若火然泉達非復曩時比矣然前此余

與萬明已相繼引年來老林下仕籍不免落落則所以繼往躅而承前休者不有賴於吾國聲耶國聲質美而氣清學充而才贍幼承卓敎先生家庭之訓已卓然知所向慕及長益攻苦力學不懈卒底成立且持行謹謹謙恭孝友溫然如良金美玉人望之皆知其爲希世重寶莫不敬而愛之國聲固吾宗之千里駒也夫充其學豐其才植其行而又遭逢聖天子求賢圖治之秋茲行也際風雲而貽華要其於從政也何有雖然少年登高科躋美仕此前輩之所忌者國聲去是尚益儆戒之哉北行適齊魯之郊

至汶水東皇有壁立萬仞巍然高出雲霄者泰山之泰山以不讓衆土故能成其高國藩能觀山以成德而不安於小成則他日功名之所成就尚可量哉策勲

明王之朝而增光我前人之業者端在茲矣於其行書以勗之若夫歌遠遊叙離別以寄其情者則有群公之珠玉在焉故序

輓詩後序

歲序亥四月三十日邑承事郎鄭君良節以疾卒鄉之大夫士亦既往弔哭於其位已而不能釋其哀則

又形諸聲詩以歌詠之詩凡若干首而兩都士大夫聞君之齊繼而作者又若干首皆所以倬論没揚休光其意懇惻而深遠雖詩之黄鳥少陵之八哀不是過矣詩成其孤姪偕梅庵高公聞來徵言序其後余固哀承事之不能已者序則奚辭君為人讀書識大體作事不隨人後還家中微能力本治生產以貲雄於鄉一時諸大家皆弗及也然輕財好施歲減田租什之一以濟其鄉之人人有負弗能償甚者棄券與之弗較人以是稱長者尤篤於倫理少孤事其兄如事嚴君恂恂執弟子禮終其身不少衰同產姊寡居

而貧周恤備至男女婚嫁資用一不以煩其家宗子
祭田爲有力者所兼幷代償其直復之其平生善行
大率多類此君上世自南山公翁以來皆知名當世嘗
搆聚玉堂涵碧亭以延致四方賓客
國初文章大老若呂志學王汝玉錢仲益王孟端輩
嘗觴咏其中瓌辭麗藻粲然具存君珍藏而世守之
不啻拱璧故家文獻至今賴以不墜若君者不賢矣
哉賢而弗克躋上壽以沒則仁人君子固不能無感
於乎宗族哀之鄉人哀之兩都大夫士亦哀之哀之
深哀詞之切此皆天理民彝之自不能泯者非矯也

嘗昔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若是編之作君之名將因是而有稱乎與世之泯然無聞如雹霰澌盡者異矣蓋棺公論始定信哉君別號撫松嘗應
詔納粟授承事郎故人稱為承事云

慶濼庵吳先生七十壽序

昔蘇文忠公作王氏三槐堂記引申包胥之言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所以明為善者必食其報若顏氏之夭盜跖之壽 天之未定耳嗚呼天人交感之際幽眇不昧如此亦可畏哉觀於鄉先生濼庵吳公之關於斯言益信先生邑右族上世皆推高貲爲

鄉善人至先生尊君復民公益敦大雅和厚樂易故
然長者也委祉儲祥遂昌厥後先生性耿介重然諾
侃侃剛直負氣敢言與人交必輔之以正不肯婾婀
苟且世方樂孰莊媚而先生獨以剛正自持與世滋
不合弗恤也宣德間復民公嘗被誣謫嶺表家人遣
回禄時先生年尚少雖在顛沛中介然特立以勤苦
自勵苟非其義一毫不妄受家既落開門授徒以資
養餬居閒肆志問學自經史百氏以至稗官小說無
不通究尤詳於典故遇名賢所製必手自抄録無遺
其好古博雅如此錫山素有詩派遭世承平　家君

嘗倡爲碧山吟社與一時名公鉅卿咏爲樂而先生寔預焉曉年家益和裕而二子濬溮亦森然玉立以詩禮世其家吳氏之澤其來蓋未艾也夫仁人君子天寔相之初復民公遠謫萬里人頗謂天道幽遠難恃然不旋踵寄卒得白而先生又以詩書起家發有今日上下不數十年固視邑之豪門巨宗皆影滅澌盡而吳氏駸駸益昌以熾譬之鄧林之木窮冬嚴凝冰雪摧剝之餘其生生之本固在一旦乘陽春勃然而興蔚然而復茂矣此豈人力之所能致哉天也先生今年壽躋七袠康寧和豫體貌不衰春仲廿有一日

其誕辰也潛洵將是日捧觴為先生壽先期徵文以
御祝頌之意余雅知先生世德之深天將報以厚禧
其壽祉之遐蓋未可以遊計也遂誦文忠之言以為
先生壽不識以為何如

慶從兄東隱先生壽六十詩序

嬰幼時與從兄東隱先生情最相狎居最相近而出
入起居燕遊諧浪恒相同也先生性俊爽不羈嘗西
遊金陵登鳳凰臺北走燕趙之郊尋五陵豪俠與之
相追逐上下以洩其胸中之奇久之心氣和平歸買
一廛于城東之隅閉門養恬益日脩飭種德積善聲

稱赫然夫昔史稱蘧伯玉德與年俱進先生豈近似之耶先生今年壽躋六袠步履康寧髮漆黑未變蓋其所禀於天者甚厚又所禀既厚而又脩德以基之積善以培之吾見他日福壽之來將如川方至而日方來詎可以淺近量哉五月三日實維初度之辰先生開草堂燕客時夔與從兄葛明先生族兄司税先生適謝事家居相率偕羣從往賀之觴詠既行僉謂壽難事兄弟至親況人生百年有同過客而羣從之賢不愧惠連不有述作曷申雅懷於是各即席賦詩得詩自司税以下共若干首而外之詩檀大老若榛

僉高公杏軒黃公韋文若干首咸美哉詩成命余弟
御史文繪林泉高士圖而推與引諸其端云

贈郡太守吳公致政南還詩序

弘治七年二月同知常州府事吳公上言臣年六十
三歲不幸被犬馬疾不能事事願乞骸骨歸田里惟
天地大德矜而許之則臣未死之年皆
陛下之所賜也事聞　上察其誠而念其勞於是進
公郡太守之職俾致其政以歸　命下群臣莫不感
歎自相國少傅徐公大司寇白公都察院右都御史
屠公詹事府詹事陸公韋僉致書為公賀且寵之以

詩若文公亦榮且幸矣公四明之鄞縣人學充而氣
和愷悌君子也發身名科成化初通判閩之汀州未
幾以憂去服除改潤州所至以廉寬得民又之當道
以潤州政簡不足煩公理也又自潤移常公績逹有
爲名聲益起尋陞同知大抵公之爲政不尚威嚴一
以愛民爲主而又濟之以廉貞之操充之以明敏之
才故化行澤流民戴之若赤子之於慈母居九載
朝廷以民之安公也增秩進階使仍其職於常又
封贈其父母若妻以示寵異公前後居常餘二十年
未嘗一日易操及是以疾歸遠近之民莫不咨嗟涕

淒遑遑焉如失所怙恃而吾黨之能言者又相率爲
詩歌道其顧留之意詩成俾使盛公時正間來徵言
弁其首辭不獲則唯士君子生逢全盛之　朝仕宦
官至四品一旦以小不豫求去
天子加恩賜歸此曠世奇遇自漢兩疏與唐之楊少
尹後如公者殆不多見昔史稱兩疏去時東都送者
車馬寫容甚盛漢書既載其事而昌黎韓子又爲文
張之以今視古蓋信然矣況公家庭之內多賢子孫
讀書能文駸駸躋於榮顯而所居又當稽山鑑水之
間形勝甲天下茲歸含和保沖有山水足以怡情有

子孫足以繼志陶陶然享全福於太平無事之秋不知當時兩疏之歸亦有是否

慶遯齋先生壽七十序

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多壽然則人之壽固原於天要亦視所遭遇之時何如我國家列聖相承咸以一德格天故天報以景福百餘年來海宇寧謐祥風瑞日蒸爲太和疵癘不作兵戈不興民生其間以濡以養熙熙焉咸登於仁壽之域耄期之老在在有之有司歲奏明詔領賜粟帛深衣鶴髮婆娑滿庭下余嘗欲因所

見命工畫圖以彰太平休徵顧惟鋪張洪休有太史
氏巨筆在畫不畫無所損益也然終欲託事一宣之
於言未果今年冬十月余方治事坐公府有美一儒
峩然而來蒼顏華顛儀觀甚偉望之若碧梧翠竹爽
氣洒洒逼人余甚訝焉登而進之則余吉水遐齋先
生羅公也先生少舉明經天順間嘗領教錫山余時
為弟子員曾執經受業殘膏賸馥霑被於我後學者
良多時先生年已浹知命矣既而余忝登仕版宦轍
界西而先生亦致政西還江湖天遠不能嗣音然未
神態度未嘗不往來余懷竊念先生耄且衰矣詎意

別去餘二十年及相見而體貌益康健乃如此斯固先生疇昔脩身慎行善合於天故天錫以遐祉俾之優游熙境以膺多錫抑亦遭值太平和氣休徵之所致耳先生明年壽屆七旬春二月四日乃其

西歸將掃草堂烹鮮擊肥與親朋為一日之樂余宜一言為長者壽余不文然與先生為師友有祝之義況太平休徵亦區區鄙懷素欲模寫而未能者故不揣輙書此以為先生賀先生行矣余聞文江多衣冠大老相見試以余言質之以為何如

鄉友談君朝重與弟大章裒其先僉憲公詩文成帙
間過余請題序首簡辭不獲則敬受而讀之首
勅命五通次詩文若干首公分教歸安時著也其在
京師及西蜀之稿多不存焉又其次則名公賛時云
誌若干首誰名之曰徵遠錄嗚呼其所以昭茂實揚
蜚光懸後裔者孰有尚於此哉可嘉也已余生也後
不獲與公交然嘗挹清風於金陵官邸而知其賢矣
公以乙榜分教歸安升以能入為御史出爲外臺所
至著赫赫聲
朝廷

褒封有加其發而爲文章皆和平大雅之製不煩繩削而自合矩度詩尤冲淡有晉宋人風致所謂有德言功烈者非公而誰歟以故諸名公相與稱述其美舉非諛佞之辭考諸斯錄可見已夫士惟無所作於前故無善可徵於後則其區區平生軒冕富貴如鳥獸遺音煙雲過目而已雖有孝子慈孫烏能有所稱述哉公之德業若斯文章若斯信有徵矣其後人見之必曰吾前人有是大美顧吾可[illegible]之哉必思所以步武而求其澤焉則斯錄之作有補世教不已深乎朝爵情學好古而大章又有文名皆篤於孝敬人咸

稱觴茲錄特其一端云

慶絅庵先生壽七十序

麒麟鳳凰斯太平之美瑞乎曰非也醴泉芝草斯太平之美瑞乎曰非也瑞不在物而在於人人之瑞柰何彼朝廷清明海宇寧謐乾坤無沴癘之災田野多黃髮之老斯瑞矣哉

國家重熙累洽治隆三代其泰和氤氳之氣亦既蒸爲芝草溢爲醴泉聚爲景星慶雲然皆不足以當其瑞其和氣之極實鍾於人故生斯世者率多壽考余嘗兩守名郡往來盱鄂之間叙

朝廷
詔下郡國存問高年則垂白之老布滿車下亦盛矣
哉然高年之老固為太平之瑞況儒其冠盛其服挻
仁賢之高風當詞林之健筆如吾錫山文社諸公者
其為瑞又何如耶社中諸公屈指十有二人而吾友
絅菴李公舜明乃其一焉李氏邑明經世家遠祖琳
仕宋為吏部尚書[illegible]文雅有盛名由尚書而下傳十
世至公之尊君確軒先生季父慎軒先生兄弟繼起
白首婆娑以文章道德相高其儒澤由來遠矣公聰
明察及幼承兩翁之訓肆力於學及長博極群書其

學益深博無涯涘發為文章卓然名家天順成化間嘗預脩
英憲二廟實錄一時鄉邦大老若太宰恩軒王公都憲宜閒楊公氷壑臧公輩皆與為文章交公今年壽躋七袠十月二十三日乃其初度之辰其子覺預於新正之吉置酒合樂慶之而鄉之大夫士又莫不為詩以歌咏其事而俾余題其辭焉余惟天將壽斯文之脈必篤生儒碩而與之以年使之為斯文主故西京諸儒若伏生申公俱年八九十歲以至百歲卒能補壁經之殘鈌興漢廷之禮樂天豈無意於其間哉

今公生休明之代禀至和之氣而受斯文之託他日爲伏爲申有不待言而可知者今白太平美瑞含公其誰哉故僭書此爲公賀抑以爲斯文賀

五峯遺稿卷之十七

序

登瀛詩序

登瀛詩若干首爲送企齋進士張君元之作也曷取於登瀛盖取唐學士登瀛洲之義所以深望於元之也元之年少有氣節尤工文章自爲諸生時揚翹舒英已有文聲於塲屋間然非其所謂文也及爲進士則盡棄舊習刻意古作取兩漢已下諸書無不熟讀而探其旨趣久之芳潤內融彪炳外見故其發爲文章温潤典雅駸駸上逼古人凡吾黨之士稱能文章

者於後進中必以元之爲稱首而元之自視歉如也元之登甲辰進士又明年其尊君不幸下世元之杜門讀禮城府無其一跡蓋撫松楸而泣血者星已三周矣今年冬十二月祥琴聲希將謁選北上邑之大夫士慕元之爲人且喜其將入仕也於是乎有詩歌之作焉元之行矣今

明天子在上赫然有意三代之治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宮室苑囿遊觀之樂有所不好此誠千載奇遇而今之居廟堂而典銓衡者又有若三原王公以老成耆德夙夜爲天子求才以

輔成化理元之挾所有而往其將有合乎哉不久當為侍從處清要載筆鑾坡以鋪張對天之洪休以丕賛維新之盛烈必不鬱鬱居於下僚則諸公今日登瀛之作斯其兆矣夫岐山之陽有鳳焉天下有道則見虞周之時嘗聞其鳴而見其來儀余嘗獨恠夫當今之世未見其出而鳴者豈今之為瑞不在於鳳固在於元之也元之勉乎哉吾將聽子之鳴而觀太平之盛也已

贈醫師周惟謹序

小兒斑疹之發與傷寒略相類而治之尤難俗傳有

厲鬼司之故三吳間有患疹者其父母不求醫惟謁巫祈禱爲絜其廬齋沐以事神禁家人毋敢出聲恐觸神怒即不治不治其必自責曰我之奉神弗虔致是不敢懷纖毫怨怒意惟慮後復有求爲致悞而死者踵相接也故巫不誅醫不行民不得正其死或曰巫固當禁也醫獨可恃乎哉鄉之氓貧且蠢有患疹不事醫藥惟飲水如故然歲死於是什纔三四焉都邑之處環天下之醫聚焉千金之家其子患疹必召數醫操劑詣門戶外履恒滿自謂可無恙也然歲死於是什至四五焉醫可恃乎哉余曰不然醫聖人之

矜也聖人慮民之飲食寒暑有致於夭死者故為之醫以保其天年非若巫之假神號以惑人但後世其道弗明挾空疏之術而曰醫之師醫之師其不至於悮人於死地者幾希矣故醫不必踐唯在擇其良而用之夫操輕舟下三峽冒瞿塘灔澦之險惟長年三老能任其責不幸而遇夫庸篙師一不覆則溺今治疹之法與操舟過三峽等詎可委之庸醫師哉今年春余從弟用中其子患疹色外赤而裡白家人強其禱巫弗聽博求夫醫之良得周惟謹氏治為惟謹年少壯術精專其業已三世矣既至設以劑浹旬而愈用

中請文謝焉夫疹危症也世之患是者不惑於巫則死於庸醫之手者環相視也而用中獨能矯其弊擇惟謹而用之而惟謹又能良其術不負所託如操舟下三峽而遇夫篙師之良宜其事之克濟也使信醫者皆惟謹則巫不必誅而醫自行民庶得正其死不然吾又懼夫末流之未止也余素昧乎醫曰用中之請姑以是塞白不識惟謹以為何如

壽秋林陳公七十序

成化丙申歲今致政都部員外郎秋林陳公壽躋七十嘉平月恭日實惟初度之辰泰于領客賫酒肴賀

於其室秋林公坐溪山第一堂焚龍涎之香奏黄竹之音朱顔綠鬢若神僊下臨而雲擁之也予若姪相繼進賀壽觴既畢衆客皆賦詩為壽祝之望之不一而足泰予獨起而執爵言曰諸君知秋林公之壽可祝亦知公之所以為壽乎益人之壽固在乎天賦之人皆之若生不逢時政苛令急干戈相尋則悲離顛殞危亡日迫壽可必乎今秋林公質厚而氣充端重凝遂若深林虎豹年登古稀清明健强其得於天者既厚而襟度迥異際

三朝官兩京餘二十年事上臨下一以誠簡節咏目

不爲苛刻細瑣之政其培於已者亦且深矣況値
聖朝七葉重光仁涵義濡至治之美格於上下通於
神明鼓之以祥風沐之以甘雨疵癘不作干戈不驚
民用平康躋於壽域雞顏黃髮之叟抱子弄孫戶有
而家不乏也夫秋林公以老成天賦之資際此雍熙
累洽之化厚其賦培其基遭其時其壽詎可量哉求
必尋閬風玄圃啖千年之桃酌九霞之觴而綿綿之
算將方來未艾也客嘯曰子真知壽之所自哉詩成
徵余謂余宜序諸首故不辭而書以爲賀抑爲天下蒼
生賀秋林公字進之方其仕進時以送菴名其軒[illegible]

不忘　君及引年而歸愛秋林中萬物皆欲華前實翦鵠楓一葉濯濯可玩得遯之義故又改號秋林以寓意云

贈外科檜軒實先生序

外科之名起於近世古無有也周官醫師所屬有疾醫有瘍醫豈今之所謂外科乎余嘗考內經而知其治法矣夫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其病發於少陽太陰者恒多蓋相火濕土所受也治之之法急須審其內外表裡之分脈在表而形外顯此自外而之內者必托裡以固其本否則邪易入而內必潰脈在裡而

毒氣內閉此自內而之外者必疏通而宣導之否則邪易滋而外必假譬之老將用兵敵在內則攻之在外則攘之勢不容緩如斯而已矣然必先調榮益脾無戀邪無伐和無實實無虛虛使真元不衰則邪氣自消古之善為瘍醫用此道也故離內經治瘍非醫善者世固有鹵莽裁裂挾一方以求號於人曰我善為瘍操鐵與匕鑿意治之往往陷人死地此豈特醫師之非良抑亦求醫者之不審耳邑外科實不乏世以治瘍聞鄉人有患瘍者即之輒愈今年春余友吳君錦堂疽發於腋勢危甚已而轉於背呻吟號呼群

醫治弗療延君至則曰疾雖殆尤可急治緩則無及耳乃投以劑外攘內攻而扶元益真之劑有加未幾邪潰真合如醞之穌嗚呼若永芳之治療豈余之所謂古之善者歟錦堂念厚德不可無報聞與鄉先生陸公懋成來需言贈之且曰利非永芳所急必予之文庶足以張之余重永芳之良於醫而加錦堂之能擇也惟所見序以復之

五峯遺稿卷之十八

行實

盛孺人馮氏行實

孺人諱妙德姓馮氏錫巨族也世以貲雄曾大父元甫大父守仁考本淳咸秉德弗耀有聲鄉評閭妣李氏孺人幼端靜聲柔氣和平居不妄笑言而資明敏遇事有分辨不可眩以僞喜讀書見古今貞女孝婦事輒慨然有願學意凡精女紅爲父母所鍾愛選婿得今承事郎盛君時正盛氏族大以顯舅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靜齋翁素重厚長者姑太淑人馬持母

道尤嚴孺人入門敦行孝謹相夫子順以正處妯娌恭以和御妾媵嚴以恕至於內外族姻無戚疏賤貧咸處之不失其宜翁姑雅愛之翁嘗客五羊城太淑人在堂孺人晨夕侍側恂恂若孝女家政一以身代脫簪珥鬻奩具以拓田廬日大其家太淑人每稱於所親曰自吾得新婦付托有人矣而閨門修整動止有法度鄉俗春月女婦多出遊山寺孺人每切齒以為戒故無事趾未嘗越戶限居太淑人及靜齋翁之喪哀毀幾滅性春秋相祀潔嚴有加尤善教子篝燈課讀每至夜分彬彬俱有成立晚年家門貴盛輿馬

僕從盈庭孺人無驕色益自貶損過歲歉輒勸承事
君發粟以賑鄉里姻族之貧者曰君不以此時施惠
亦德意貴可常保耶伯氏冰壑公少壯登朝歷官都
憲揚歷中外幾四十年相承事君執弟子禮恭順如
一日雖遠在數千里外時節必轉致水陸異味及遣
使問安否以為常撫從子暨女忌禮尤篤婚嫁之資
必豐必備焦勞至忘寢食成化間冰壑公年及七十
天子加恩賜歸時承事君鬚亦種種兄弟友愛彌篤
日烹鮮擊肥相聚為樂花竹園池之勝甲於一邑故
都憲公自壯而仕老而歸了不以家事累其心者豈

獨承事君克念天顯亦孺人協相有道所致夫自王化不行閨門無完德而孺人卓卓所成就如此君子以為難享年六十以弘治三年八月五日終於正寢病且革精爽不亂從容勗諸子以脩身保家言訖而逝子二長慶禮部印局冠帶儒士娶張氏次慶太學生娶卞氏皆有才器孫男一銓聘江陰夏良序女孫女四皆許聘名族嗚呼唯孺人之行於古有光墓石宜有銘以垂不朽嬰與世姻知之甚詳匏撫其槩為狀上太史氏唯採擇而用焉

故承事郎趙公妻華孺人行實

孺人諱淑清姓華氏無錫大族其先有諱寳者南齊
時以純德至孝賓旌有家逮宋元入國朝世嗣奕葉
益熾以邑五世祖子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同知高
祖彥高曾祖德遂祖仲安父以昌咸有隱德母虞氏
孺人聰明仁孝幼有至性居常獨處閨門下惟讀書
史治女紅時節未嘗出遊爲父母所偏愛及笄擇所
宜配歸同里故承事郎趙君汝明趙宋宗室盛國公
叔騏之後門第清華而承事亦秀而文以貲鉅援例
納粟爲承事郎孺人入門肅穆誠至奉養不怠舅姑
以爲賢稱之六親姑嘗感暑遘疾勢阽危孺人號泣

扶侍盥牀禱祠祝籩晝夜靡間至疾既革無所施力
乃仰呼天泣曰天乎吾何以拯吾姑也即閉門刺股
出血和羹以進姑飲之尋愈君子以為誠孝所感後
舅姑皆至耄年而終治喪如禮相承事克宜於家忻
忻愉愉無忌刺之行無驕矜之色鄉閭族姻歲時饋
問與夫吉凶慶弔往來事一不廢故承事在外者汲
汲于于無所顧念曰所以成吾家立吾事者孺人內助
之功居多承事嘗被誣繫獄孺人憂形於色每夕稽
顙北辰祈祐事竟得白其善行卓卓類如此性節儉
不喜浮靡嫁時奩具綺縠悉斥屏不用而所用率堅

完朴素衣服必澣濯補綴惟恐殄也然於賙貧恤匱則不甚計遇歲歉必勸處士發粟賑貧曰積而能散福之所基也又曰專利不祥故鄉里鰥惸無告之人多所全濟至今人皆曰於我有德平居訓諸子必以脩身慎行為先每讀史見古人成敗事必歷舉以示諸子曰某以脩德而興某以縱欲而敗前史昭昭不我誣也汝曹其戒勉之故諸子暇騃知所向慕既長皆表然人右故鄉里論大家之賢子弟必曰趙某趙某云、

先君貞靖先生行實

先君諱旭字景暘其先髙郵人遠祖覯仕宋爲國史院編脩以道不合時謫死遠郡紹聖中子湛通判常州没於官子孫因家焉至五世祖瑞五府君又自常徙錫之富安鄉是爲無錫人曾祖伸益祖彥和考季昇皆隱德弗仕先君生五歲而祖妣惠不禄已知哀慕及長清明莊重警悟絶人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棖老長異之咸勸令明經舉進士先大父不可曰吾惟兒一人忍令一日離左右耶則遣從鄉師余同文學爲詩天與奇趣吐語驚人名聲日起時侍御戚公始終召能爲詩一時無當其意者獨愛先君之作曰是

後必以詩名家遂定終身之交家素饒裕正統間嘗爲篤石長非其好也去而益肆志於學其學以正心誠意爲本不事章句嘗讀論語至於脩已以敬一語而深有省焉曰此君子自治其身之萬金良藥也因取脩敬二字顏所居室且以自號人亦以是稱焉天性孝友先大父嘗遘疾躬夜稽顙北辰祈以身代憂勞蚤瘁髮有變白者及卒哀毀過制事繼母華尤得其歡心弟孤貧不能自立養之終身雖一味之甘必割而餉之否則慘然不樂也歲時烝嘗必齋戒即事眡牲省器雖老矣一不屬之他人平居沉默寡言而

言必中理謝賓客怡然終日夙範未嘗少頽亦無戲
言遽色世方尚巧而先君獨以拙守敦雅黜浮至於
訓子孫亦必先行實而後文藝家庭之內以清謹閑
性不喜見權貴人亦不喜爲軒揵斬絶之行要以天
下中庸自處故一時君子敬之小人畏之里少年無
群聚爲不善至相戒必毋令泰翁知其見重於人如
此尤好善樂施人有急須賙濟之不吝有吳某者嘗
貸金百星商於江湖間附而舟覆樊山下盡亡其貲
歸則號泣將自經先君聞之亟召而慰之曰瀕死男子
將不辭貧賤中足矣乃惜囊中物耶遂還其券其人

得不死人滋以是稱長者天順甲申以不肖貴家
恩封南京兵部主事未幾復進封中憲大夫湖廣武
昌府知府人皆以為榮先君處之澹如也晚年益自
謙抑閉門焚香讀易足未嘗輕出邑大夫歲行鄉飲
請冠賓席亦不赴然獨喜為山澤之遊嘗與斯文十
老即二泉幽絕處結碧山吟社月率一會會則酌酒
賦詩為樂而先君之詩恒為首唱即諸公有故不出
則乘肩輿從二小僕獨行郊外遇會心處輙欣然停
止山僧野老時時乞詩亦隨意與之不拒也為人素
强無疾病雖老精力不衰忽患風痺調治久之疾良

已逾年後暴作竟不起易簀之夕尚端坐不廢巾幘子孫問所欲言徐張目曰吾於世無不足者尚奚言遂翛然而逝時弘治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五卒之數月其友人李舜明輩僉議以先君平生學道動息有養葆光全素卒以令終據德考行宜有以追表之於是私謚為貞靖先生云所著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殷氏有賢行為鄉閭表率先卒贈恭人子男三長曰夔由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使致仕次旦次奭俱應

詔輸粟拜官亦嘗以雙孝旌門孫男四曰鏜曰銓

銑俱邑庠生次曰鉉孫女十曾孫三俱幼不肖等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先君於龍山新塋與先恭人合祔焉顧碑誌尚未有銘摧苦之餘謹撫其行之崖畧爲狀敢干　當代文章鉅公哀而銘焉以取信於後世若夫先君之德之行鄉人能言之搢紳亦能言之不肖則不敢私贅也謹狀